

一把辛酸淚

齊益壽

——試評「我愛瑪莉」

一

黃春明是著名的鄉土寫實小說家。但是，黃春明自己可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歸類。爲什麼不願意？現在想想，也很有道理。因爲他那一系列鄉土寫實的小說，都是六十年代的作品。像「青番公的故事」、「溺死一隻老貓」、「看海的日子」三篇，皆發表於一九六七年；「兒子的大玩偶」，發表於一九六八年；而名聲最響的「籬」，則發表於一九六九年。從「籬」以後，黃春明就不肯再一味的「土」下去，而寫起「洋」來了。這棄「土」就「洋」的轉變，不少人大爲惋惜，紛紛表示「懷念那聲籬」。只可惜黃春明已不再定居羅東，而落戶到萬花撩亂的台北來，一住就是十幾年。站在台北街頭，那裏再去找從前那些可愛的羅東老鄉親？而來來往往的洋人，則到處可見。黃春明要「土」恐怕也「土」不起來啊！因此希望黃春明繼續寫令人懷念的「籬」那一類

作品的朋友們，最好把黃春明趕回羅東去，這樣黃春明或許會再去敲鑼打鼓，讓朋友們陶醉滿足吧？

到了七十年代，黃春明這時由於對首善之區的台北社會已相當熟悉，小說中就自然出現一大堆格雷、衛門、柯立夫、史密斯等西洋人，出現一大堆馬場、田中、落合、佐佐木等東洋人，取代了過去青番公、阿盛伯、甘庚伯、坤樹仔、憨欽仔這些可愛可敬的老鄉親的名字。不僅如此，這時候出現中的國人、名字也發生很大的變化，一個個都多了像大衛、裘麗、安娜、瑪莉等洋名，專給外國人叫喚的。這一來，黃春明不但周遭環境與過去大不相同，見到的人物與過去大不相同，而且連發生的事情與過去大不相同，這就不能不影響他的寫作題材及寫作態度。對過去那些無助的老鄉親，黃春明當然要同情；對今天大都市裏呼風喚雨的洋勢力，還有種種光怪陸離的行徑，黃春明當然要批判。於是黃春明的小說創作階段，就不能不超越鄉土寫實，而升段為社會諷刺了。現在遠景出版社出版的這本「我愛瑪莉」小說集，便是黃春明在社會諷刺階段的代表作。

這本小說集包括三篇小說和一篇演說詞。這篇驚

人坦誠的演說，令人聯想起盧騷的「懺悔錄」。這是要了解黃春明的小說創作歷程以及黃春明的思想情感，無比珍貴的一篇文獻。而三篇小說中只有「我愛瑪莉」一篇是近作，其餘「蘋果的滋味」及「莎啞娜拉，再見」二篇都是舊作，且已收在過去出版的小說集中。現在特別將這三篇小說選出，編集成書，當有特殊意義。因為這三篇作品，都是準確銳利，揭發了我們社會生存所藏伏的危機，言人之所諱言，道人之所不敢道，有如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。特別是在今天當日本美國接連跟我們斷交之後，再細細詳味這幾篇作品，更能感受到黃春明在辛辣諷刺中所寄的沉痛，一時白紙黑字彷彿都成了黃春明一行一行的辛酸淚，叫人長嘆不已！

二

早有人指出，黃春明的「蘋果的滋味」苦澀無比，令人欲哭無淚。不過若以為這篇小說只是對無知無助的小人物的同情，則其苦澀尚還有一定的界限。然而這苦澀的滋味，又那裏僅僅是小人物才有的啊！

黃春明以深具歷史洞察力的眼光，傑出的構想情節的能力，而且以喜劇包裹着悲劇的驚人敘事技巧，早在中美斷交七年之前，便對中美關係的實質，作出最全面最正確的反映與檢討。「蘋果的滋味」必須從略具象徵的角度來理解，才能發現它是一篇驚世之作。

無可諱言，在過去二十幾年中，我們以美國為靠山，一切唯美國馬首是瞻。中美協防條約的簽訂，穩住了台海的局面。長達十二年的美援的引進，刺激了生產的飛躍，閃耀着物質的繁華。這些對我們社會的安定，生活水準的提高，誠功不可沒。然而，嚴重的崇洋媚外及倚賴苟安的習性，亦因之而形成，萎靡了我們的志氣，貶損了我們的國格，鬆弛了我們的警覺，迷濛了我們的視線，以致被人當籌碼玩弄，猶自以為得計；被人驅使於陷阱之側，猶自以為安全。所以，一方面我們的國民所得是一年比一年提高，一方面我們的與國友邦是一年比一年減少。減少到最近連美國也翻臉不認人，斷交、撤軍、止約一齊來，完全大老闖向小伏計下達命令似的，連商量的餘地也沒有。要商量也只限在非官方的基礎上，談談商務與文化，

竟把我們當做一個「政治實體」，不再是一個國家了！我們是接受呢？還是不接受？不接受則平白失去美國的大市場，前景堪虞；接受，則面子是那樣難堪，滋味是那樣苦澀！

「蘋果的滋味」是描寫一個蓋房子的工人，從南部帶着一家大小來北部討生活。在下雨的一天早晨，這工人騎着腳踏車去工地上班，半路上却被迎面而來的一部賓士號轎車撞倒了，駕車的則是一位美軍上校。美軍上校在電話中取得美國大使館的指示後，這工人被送到一座中型的潔白得像「白宮」的醫院。美軍上校則隨着一名外事警察，好不容易才在一堆違章建築中找到工人的家，然後帶着工人的妻子和小孩們上醫院去探問。這工人結果失去了一双腿（象徵失去了行動的能力），而換來一筆可觀的贍養費，不致因殘廢而生活發生問題；還換來他的啞吧女兒赴美美國讀書的機會。這一來，工人竟認為是因禍得福，連連向美軍上校表示感激，心裏有一種無憂無慮，一絲牽掛都沒有的感覺。而這種「幸福」感，旋即感染了他的妻子，甚至連來看望的工頭，都表示羨慕，並向他打趣：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」於是一家人便嘻嘻哈哈在非

常歡恰的氣氛中吃起美軍上校爲他們帶來的午餐——牛奶、三明治、汽水罐頭、蘋果等。

黃春明精心設計的這篇小說，我們只要將小說中的工人與美軍上校，看成是象徵中美關係的雙方，那麼對於黃春明的眼力，我們實在不能不佩服。早在斷交七年之前，黃春明便對中美關係的實質，洞若觀火，以小說的形式，既含蓄又貼切的表現出來，而且不偏不倚，平實周到，實在難能可貴。自從我們吃下美國的「蘋果」後，就像小說中的工人失去兩條腿，而得到可觀的贍養費似的，生活不僅無憂無慮，而且變成樂不思蜀，只想新大陸了。因此反攻大陸的聲音日趨沉寂，趕移民拿綠卡的風氣，則蔚然大盛。志氣既已萎靡，視線如何能不迷迷濛濛？於是先有聯合國的席位忽然飛走了，現在突然又有所謂「政治實體」之稱了！且看黃春明在這篇小說中如何形容吃了蘋果的滋味吧：

咬到蘋果的人，一時也說不出什麼，總覺得沒有想像那麼甜，酸酸澀澀，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感覺。

這「酸酸澀澀，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感覺」，是何等銳利何等驚人的預言啊！

三

但是「蘋果的滋味」發表之後，多年來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，也沒有得到深澈的理解。主要原因大概是批評中美關係，在斷交之前，多少是有形無形的忌諱，不像現在可以大翻老美的陳年老帳，卡特可以任人罵，花生米也可以任人踩了。其次，這篇小說多少是用了象徵的手法，使人固然感受到苦澀，却不易想到主題是在於檢討中美的關係，這也是個原因。黃春明也許覺得如果批評中日關係，忌諱較少，便無須使用含蓄的象徵手法。因此，以檢討中日關係爲主題的「莎啞娜啦、再見」，黃春明的寫法便像小胡同趕豬，直來直去，說啥是啥，不去拐彎抹角了。

如果以文學的社會功能而言，「莎啞娜啦、再見」無疑是三篇中收到最大效果的一篇。一九七三年九月，由於日本承認中共，我們除了宣佈與日本斷交，並暫時停飛中日航線外，對日本別無制裁的辦法。而

黃春明却在同年二月發表了「莎啞娜啦、再見」，比中日斷交早了半年。因此在中日斷交之後，讀者對日本由新仇勾起舊恨，而產生極大的憤慨，遂對黃春明這篇小說敢於痛揭日本商人的瘡疤，敢於對日本商人的荒淫貪婪作最無情的嘲弄，而報以熱烈的歡迎，給予大聲的喝采。

這篇小說，可以說是既寫實，而又浪漫的。它諷刺了今日商業與色情的結合，堂堂的貿易公司，竟然要派自己的職員，去給日本客戶充當拉皮條的角色，而且還以急件公事來處理。它以日本嫖客送廉價禮物給妓女，微妙地諷刺了所謂的中日經濟及技術合作，在我們只不過略嚐到小小甜頭，在日本則是予取予求；兩國之間，何曾有什麼平等互惠的精神？以致日本商人在台灣個個趾高氣揚，簡直是在他們經濟殖民地高昂首闊步呢！這些當然都是顯而易見的寫實之筆。但是在小說的後頭，當小說的主人翁黃君，憋了一肚子氣，終於完成了公司指派的差事，讓日本七嫖客在礁溪達到目的後，就在回台北的火車上，在黃春明特別的設計下，忽然出現一個台大中文系四年級的學生，畢業在即，一心嚮往日本，想去留學。現在他看到

火車上有這麼多日本人，便想請教一些問題，要黃君把這意思翻譯給日本人聽。正憋着一肚子氣的黃君，這時靈機一動，便利用双方語言不通的弱點，搭了一座僞橋，而玩弄起一場精彩絕倫的惡作劇來。他故意把這位台大學生介紹成研究中日八年抗戰史的血性青年，又故意把日本七嫖客介紹成一隊日本教授考察團，而展開左右開弓棒打兩頭的好戲來；把双方都結結實實教訓了一頓，使七嫖客承認在侵華戰爭中所犯下的滔天大罪，也使台大學生為自己連故宮的文物一次也沒參觀過，一心順着崇洋媚外的潮流颺，而感到慚愧。然而這一場惡作劇，巧合中的巧合，無論如何，在現實中是極不可能發生的，這不能不說是驚人的浪漫之筆。

好在這篇小說是以第一人稱敘事觀點寫成的。小說的主人翁黃君，無論是思想見解，無論是立場觀點，乃至言語的機鋒，在在都是黃春明本人的投射。因此如把小說中的黃君設想為黃春明本人，那麼置身於這篇小說所構設的境遇中，黃春明會想出那樣的怪招，也真會那麼做，這倒是可以信得過的。這樣，這篇小說或許尚可以看成完整的，不一定就會斷成兩截。

黃春明在這篇小說中，對日本七嫖客又揭瘡疤，又冷嘲熱諷，逼得七嫖客最後連連討饒，無論是過去對大陸的軍事侵略，還是今天對臺灣的經濟榨取，皆坦承不諱，並表示歉意。黃春明這樣一路勢破如竹的攻勢，如此得心應手的勝利，有人不免要懷疑這是不是阿Q精神的表現？我以為黃春明在這篇小說中所創造的勝利，充其量也只是道德意義上的勝利，因為在道德上，我們不欠日本。而這一點應當是站得住腳的。至於現實還是現實，並未絲毫改變，日本仍不放鬆對我們經濟的榨取，不肯對平等互惠稍示遷就，以至使我們的貿易逆差，一年比一年拉大，而非一年比一年縮小。這一切，黃春明是清楚不過的。而且，黃春明也絕不以爲道德上無虧欠於人是值得驕傲的，他仍要追究爲什麼現實會絲毫沒有改變？這就不能只知道責人而不知道責己。因此黃春明在小說快結束時，便假借僞托的日本教授之口，這樣沉痛地責問我們的大學士道：「爲什麼能產生故宮裏面那樣的文物的優秀民族，近世紀來枯萎得那麼厲害？」這不是極沉痛的自責嗎？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啊！堂堂中文系的學生，對自己民族文化的遺產竟無所關心，不就是自侮

嗎？自己既處處崇洋媚外，則日本人安得不個個趾高氣揚！因此，這篇小說批判的箭頭看似對準日本，但葉落歸根，箭頭最後還是落到自己身上。這實在是一篇寓沉痛於嘲弄的小說，是既諷人又刺己的小說，與什麼阿Q精神或個人英雄主義，扯不上關係。

四

無論是「蘋果的滋味」，還是「莎啞娜拉·再見」，主題都是龐然大物，而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說來處理，着實非易。這就需要用一斑窺豹的高度濃縮手法，需要用一粒沙子見世界的象徵技巧，才能奏效。「蘋果的滋味」，由於象徵相當貼切，而且筆觸冷靜，脈絡清晰，所以將極複雜的現象濃縮概括之後，仍給人一種客觀完整之感，實在不可多得。「莎啞娜拉·再見」則既寫實，又浪漫，筆觸奔放，汪洋恣肆，但情節與主題之間的配合不免有繁枝弱幹之感，不夠調和勻稱。

「我愛瑪莉」是黃春明寫「蘋果的滋味」、「莎啞娜拉·再見」後的必然產物，也是黃春明觀察思考

社會現象後的必然歸結。爲什麼我們社會的人會以失去兩條腿來交換一時溫飽無虞的贍養費，而認爲是因禍得福呢？爲什麼能產生故宮裏面那樣燦爛文物的民族，今天會枯萎得這麼厲害呢？而答案就是「我愛瑪莉」。

由於主題已不再是反映什麼中美關係、中日關係那樣的龐然大物，而是針對我們社會上某一類型人物的刻劃與批判，因此，「我愛瑪莉」的筆觸比較細膩，像工筆畫似的。而這一類型的人物不是別的，正是近年來最受指斥的洋奴買辦的一型。

東方既白先生有一篇評論「我愛瑪莉」的文章，叫做「黃春明式的嘲諷」（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四日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），其中有一段說得很好，茲引如下：

崇洋媚外在近代中國之成爲一種社會價值，其來也遠，而於今爲烈。自清朝末年一起，崇洋媚外的蔓延，造成了中國民族整體價值的淆亂，由器用層面的以洋爲尚，到意識型態的淪爲次殖民地，在在顯示出，現今的崇洋媚外早已不

同往日的型態，而是藉着人的社會經濟生活，那麼深深的鑲入他的意識甚至無意識的日常生活中。崇洋媚外如果已經成爲社會經濟系統內的質素，那麼，幾乎是必然的會如黑格爾所說的：「奴隸之爲奴隸，不在其不求光榮，而是在其身以外之主人身上，尋求其自己的光榮，以主人之本身之光榮，及主人之認識之，爲其自身之光榮。」

正是由於崇洋媚外早已公然的、囂張的成爲我們的一種社會價值標準，早已沿着社會經濟系統內的各種管道，滲透到我們的意識乃至無意識的日常生活之中，我們的民族，今天才會枯萎得這麼厲害；才會以喪失獨立意志、獨立思想、獨立行動的代價，來交換被豢養得肥肥的禽畜一樣的安全幸福。然則被豢養得肥肥的禽畜，果真有安全幸福可言嗎？主人想宰割牠遺棄牠的時候，說宰就宰，說棄就棄，連個商量都不必。古今的歷史都可以證明：兩個獨立的敵人，還有可能變成朋友；只有主人與奴隸，則永遠不可能成爲朋友。做奴隸的，固然是以主人的光榮爲光榮；但就做主

人的而言，奴隸並不能帶給他光榮，只能增加他的事橫霸道罷了。因此，一味追求「奴性光榮」的人，這時候也應該醒一醒了！

在「我愛瑪莉」中，黃春明對洋奴型的紳士是刻劃得入木三分，嘲諷得不遺餘力的。這位紳士是由中學英文教員，而貿易公司經理，然後考取洋機關的。到了洋機關，便需要洋名，讓洋人好叫喚。那曉得自從有了洋名，別人叫他中文名時，他不是聽不見，便是懶得理睬了。靠着對刻薄的洋老闆百依百順的一套韌功夫，凡事並不做得盡善盡美，總留着芝麻綠豆的一點點小缺點，讓上司挑剔挑剔，發發洋腔，而收到皆大歡喜的效果。上司滿足了優越感，權威感；他也滿足了「奴性光榮」。後來洋老闆被調回美國，他便死賴活賴要求洋老闆的那隻叫瑪莉的雜種狼狗留給他。不能侍候洋老闆，那就侍候他的狗，這大概也是滿足「奴性光榮」的妙方吧！同時，有了洋房，有了轎車，有了純羊毛地毯等等，美式生活差不多都齊備了，再有一條美國人的狗，那豈不更加功德圓滿？但自從來了這隻狗後，最怕狗的他太太，便從此受盡狗罪。一次在院子裏鬆了綁，家裏被狗衝得狼狽不堪

，像遭了一次迷你型的颱風似的。一次溜狗時鬆了手，又追又跌，手脚都傷了好幾處。而他則大拍其狗屁，在家時一會兒撫摸牠，一會兒向牠溫存地說英語。妻子兒女的地位，從此一落千丈。然而這隻雜種狼狗却是母的，發情時，神不知鬼不覺的跑到屋外，讓一隻小土狗給上了。他太太發現時，嚇得魂飛魄散，因為這正是洋老闆的太太行前三叮嚀，絕不可以發生的事。等他從電話裏得知趕回家時，儘管太太再三求饒，他劈面對太太就是一頓毒打。但是這一頓毒打，却把一再委曲忍讓的太太給打醒了，逼他攤牌：「你愛我？還是狗？」他大聲的喊：「我愛瑪莉！」於是太太帶着兒女回娘家，他則把狗送去獸醫那兒打胎。獸醫向來沒做過這種事，一時用錯了藥，份量又下得很重，這一來輪到瑪莉吃苦頭了。

黃春明對這篇小說作這樣的處理，這表示他認為追求「奴性光榮」的人，最後必然落得事與願違，眾叛親離。從歷史的眼光來看，應該是如此的。但是黃春明並沒有忘記現實；在眼前的現實中，洋奴紳士還是寧愛瑪莉，不愛太太。但是當追求「奴性光榮」給社會帶來的弊害愈來愈明顯的時候，那麼身受其害者

，就像小說中這位洋奴的妻子一樣，便開始覺醒起來，而露出一線微茫的曙光，這應該也是合乎事實的。因此這篇小說，基本上仍是寫實的，並非浪漫之筆。

五

自從黃春明的小說創作超越了鄉土寫實的階段，而進入社會諷刺的階段之後，我們的批評界便開始有紛歧的意見。不少批評者懷念他的鄉土寫實的作品，而對社會諷刺的作品則不無微詞。理由之一，是因為藝術性減弱。關於什麼叫藝術性這個問題，黃春明在他的那篇演講詞中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看法，這裏暫置不論。理由之二，是因為黃春明的社會諷刺小說，都是以此時此地的社會現象、時代問題為對象，而不是以個人的心象、複雜的人性為對象，這樣的作品，只有一時的價值，沒有永恆的價值。對於這一點，我以為人性是從人來的，總是先有人，才有人性；沒有人，也就沒有人性。然而如果一個人從生到死都住在深山曠野，只與鳥獸同羣，從不與人為伍，則這個個人也沒有人性，只有動物性。人性必然是在人與人之間有

了接觸、形成關係之後的產物。而這些接觸，這些關係，也正是產生個人心象的來源。社會現象，正是衆多的個人心象的反映；時代問題，正是衆多的複雜的人性的產物。這樣，認為文學不能以社會現象及時代問題為對象，是沒有道理的。至於價值是一時的，還是永恆的，這主要看作品所表現的是否真切、深刻、完整、動人而定。世界上任何偉大的文學作品，都有特殊的時空性，都是「此時此地」的，只要表現得真切、深刻、完整、動人，便有永恆的價值。因此認為反映社會現象及時代問題的作品一定不具永恆性，這是難以使人首肯的。

我個人則以為黃春明在鄉土寫實時期的作品，固然都很真切動人，但正如他自己在那篇演講詞中所檢討的，那時的作品，「正是心裏滾燙得最厲害的時候，大腦的職責也都一時被滾燙的心所取代了。」因此顯得熱情有餘，而視野則不夠廣闊，對於「大環境的實體」還看得不够深刻。然而這是任何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所必經的階段，不足為病。我以為黃春明是在進入社會諷刺階段後，他的作品才開始波瀾壯闊、地動山搖起來，思路愈來愈清晰，視野愈來愈廣闊，看法

尋找另一扇窗

一個拓荒的新女性，她為何要另尋一扇窗？那另一扇窗是怎樣的一片風景？
請來看呂秀蓮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方塊結集！

直購九折 訂戶八折

郵撥：一九二七四 書評書目社

愈來愈深刻精到，其作品涵蓋之廣，氣魄之大，是罕見的。然而，我也有一點不敢確定的看法，要提出來向黃春明請教的：就是在社會諷刺一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上，比較缺少心路歷程的曲折，以致人物形象的輪廓還不够鮮明突出，還不能使人有躍然紙上、呼之欲出之感。當然，在短篇小說的有限篇幅中，要兼顧人物的鮮明突出，使之躍然紙上，給人留下不可磨

滅的印象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不過，在六十年來的短篇小說中，並非沒有成功的例子。我衷心祝望黃春明在他黃金似的創作歲月中，為我們的社會，為我們的歷史，作出輝煌更輝煌的貢獻。

「我愛瑪麗」，遠景出版社出版，32開，200頁，50元